

梦回山口洋(二十二)

作者：夏明



桂媚雄心不减，总想着回国去读书，更重要的是她和邓萌的通信不断，她要到兰州去找他。她已从新华夜校小学毕业，把养大的猪卖掉，有点积蓄，她毅然决然到南中去读书。德翔也同意用自己的工资收入支援二姐的学费。

1958年，桂媚终于从南中毕业，为了筹集回国的经费，她到邦夏属下的新楠华侨小学教书。德翔在邦夏教书期间，本来已经储存了一笔钱准备买船票回国，不幸遭遇印尼纸币贬值，纸币被腰斩：100盾变成50盾，只能望船兴叹。

由于纸币贬值，蔡香每月领取的板仙也缩水，对家庭经济没起多大作用，顶多是个精神安慰罢了。

1959年，德翔被聘请到孟加影华侨中学，工资更高了。正好孟加影一个学生的

家长是做橡胶进出口生意的，是当地的首富，有一间在山口洋郊外卢万马路边空置的房子，需要人去照看，不过，房子是两间连通的，有一间做仓库，堆放着棺材，所以没有人敢去住。德翔和妈妈、姐姐商量，都说“不怕不怕，他放他的棺材，我们住我们的免费房子。”

有一个晚上，可能是棺材仓库里的老鼠窜动，引起垒着棺材板滑落，轰隆隆一阵巨响，吓得全家人一夜不敢入睡。

要知道，租房子的事情，蔡香自从刘吉昌走了以后，就是最头疼的事，常常为找房子、交房租搞得焦头烂额，转手租房、房租、搬家的费用……往往压得蔡香透不过气来。蔡香、桂媚、德翔现在是相依为命，所以，桂媚搬回来与妈妈住在一起，可以照顾妈

妈，妈妈也可以继续利用桂媚的缝衣车做苦力的装内裤，拿到刹的衬衣去寄卖，德翔周末或假期的时候，相依为命的三个人也就享受天伦之乐。桂媚在新楠，德翔在孟加影，他们都住在学校，留下葵香一个人在卢万也不是办法，决定卖掉卢万的房子，葵香又回到盐仓路边的墅，与梅媚母子住在一起。只有到了学校放假，桂媚、德翔才能回家，一家人才能在一起吃饭，德翔晚上只能在手工桌上睡，虽然这样蜗居，但很和谐很快乐。“跟猫搬家一样，自己没一块砖一片瓦，到处流浪！”葵香自嘲道。

1960年，又一波巨浪向蔡香这个家庭袭来，几乎把它掀翻！印尼政府的十号总法令以及其他行政命令，使华侨社会面临种种冲击和不安。

县以下的华人必须迁出，孟加影的华人纷纷涌入县以上的地方，到山口洋、坤甸……或投靠靠友，或沦为难民。邦夏遭遇莫名的火灾，镇中心的华人房屋变成一片灰烬，大量居民流离失所变成难民。

中国政府租用外国轮船到西加接侨。

山口洋成为遣侨中心地。大量难民涌到山口洋中华公会登记回国。桂梅、德翔都要登记回国，但中华公会规定：难民优先，教师不能走。

坤翔不满足于在汽车修理厂当职员，想自己创业当汽车配件铺老板。按政府的规定，成立公司必须有原住民持股。坤翔掏尽自己的积蓄作为启动资金，与一位认识不久的友族住在他吹嘘在爪哇许多荷兰军队的背景，可以搞到紧锣密鼓的筹备当儿，资金被哇光卷走。坤翔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又失去汽车修理厂的工作，被迫离开猪码街的租房，迁到杨梅秀娘家在郊外的菜园，在亚答屋里栖身，除了种菜，坤翔经朋友介绍，做起贩卖菜种的工作，杨梅秀已经生了两个孩子，则到菜市场去卖菜，勉强可以糊口。

中国国民党西婆罗洲支部被取缔以后，蓝派的中华商会、自由青年会也树倒猢猻散，林元烈坐吃山空，流落到巴城去，在一家外国使馆当英语翻译。在巴城，他打听到天和的情况：在铁路打工，工资很低，不时要去找些临时

工，蜗居在玛腰兰火车站附近的贫民窟里，与一个来自井里汶的马来族妇女同居，还带着一个五岁左右的男孩。

林元烈落魄以后，不久赖菊清也去世了。他经常走到家里来蹭饭，从巴城回来，把天和的消息告知。

天和34岁了，老实巴交，生性内向，在巴城谋生不易，穷潦倒，不敢写信回家。葵香知道天和小有疝气，是不能生育的。与友族女人同居，而且还带孩子，使蔡香心急如焚，为此寝食难安。还在当厨娘时，学校放假的时候，蔡香跟着华伯母乘船到巴城去逛了一回，看过一些从山口洋到巴城去找出路的生活情景，她暗下决心要到巴城去看看天和。在总第十号法令颁布施行后，华人离开了，他们几代人苦心经营的椰林、胡椒园、橡胶园、果园，被当地人占有了。由于管理不善，园林逐渐荒芜，产物逐渐减少，物资非常短缺，失业人群不断增加，治安情况恶化，呈现民不聊生的景象。西加各地有许多人开始涌向爪哇的大城市。（未完待续）